

十分須見其人訴說煩悶，且造物者把愛賦給他，因此他愛上伊了。

「伊是如何的可愛呀！」伊自言自語的說後，腦裏極力的描摹伊的形態。伊那不畏不圓的面兒，含着不可思議的表現處女美態得發光的流動的眼睛，豐滿的肉體微微突起的...

一天清早，同學們還在睡鄉中甜蜜蜜的夢，他倚着窗沿獨自凝思；他正在斜對窗的樓上憑着欄干，沉靜的看他。忽然，他們的視線接觸了，他又驚又喜的，心房跳動得很厲害，全身戰慄起來；伊臉上湧上了一重薄薄地像紅。啊！這可愛的醉人的處女紅，使他精神興奮到極點。他們對視了許久，伊纔羞却却地走進寢室去。

在一個星期六的晚上，校中舉行一個藝游會；伊低頭坐着，他坐在伊後面靜悄悄地看伊的豐滿的背部，兩人都呆坐在靜默中。一點鐘息都沒有的時候，可以聽到他們的心房在跳動。在後他無意間把脚觸了他的腿，伊裝着不知道的樣子，回過頭來向他看了一眼，他很不好意思的垂下頭去。

他想到此，心中微微地暗笑。臉上現出快樂的神色。對着明月，口微微地啓動着不知說了些甚麼。他覺得目前的一切物段，都是美麗可愛。都是向他微笑。月兒這般圓滿，便是他們以後的象徵。他忘記了他的所在地。忘却了一切！及至他發現了伊在對樓上徘徊。他的心在跟着伊的腳步，一舉一落的游移不定了；他忙把雙手按着胸膛，想把心着實的按住。他覺得那走動是發出異常的光彩來；他如像一個和藹的早晨的太陽，射出不可思議的光輝來，一切都是欣欣地歡迎它，他頭上的月亮，此時失了意義。

那太陽！伊忽然隱沒了，於是他眼前失了一切的光明，他急忙望望上的月亮，而月兒被一大塊濃厚的烏雲遮住了。他茫然了。週圍給他一種刺激，使他覺得這情狀是他們前途的預兆！

那晚的靜寂，至今還印在他的腦海裏。以後他心中有了疑慮——不知他們的前途是否樂觀。一方面他在想着，他的心是如何的真誠，他的愛是怎樣的純潔；伊也的確在接受他的愛，且一舉一動上都表示着愛他，這固是足以安慰他的心的。可是自此以後，他是在睡夢中過他的歲月了。

是春天的時分，天氣非常的溫暖，百花開得燦爛可愛；一切小鳥，很快樂的飛翔着，不住的唱他們婉轉悅耳的歌；蝴蝶一對對的飛着；就其他一切的生物，都是生氣勃勃地，春風緩緩地吹送過來，夾着撲鼻的花香和醉心的鳥聲；真使人忘却了一切，陶醉於大自然的懷抱中。此時是三月季候，桃花開得如火一般紅。

一天，他心裏鬱悶得很，二人沿着鐵道，向學校的右方走去，想舒暢胸懷。行到離校半里的光景，他掉回頭來看那神秘的女宿舍，忽然看着鐵路左邊的歧路旁，一對男女坐在桃花樹下談心。遠看去，那女的上身穿的淡紫色的短衫，下身是黑色的布裙，十分地像伊，男的是素不會見過，他折向他們那邊去，他力求那女

我在人生道上流浪

我在人生道上流浪，
我流浪在人生道上；
幸福未有，辛酸飽嘗。

我死去了！
這失去了青春的可憐人，
這肉香的美的世界呀！
已不給我長存。

十七，一，十三於上海江灣。

子千萬不是伊，但他的腦子的判斷，按着腳步的前進為正比例的決定是伊，他在離他們二十步的距離，站着看了他們一會，男的是光滑的頭髮，粉白的臉，淡紅的嘴唇兩裝，飽滿絲質的領帶，和光亮的皮鞋——一個時髦的執務公子。伊那秀麗的面龐已足以醉迷異性，而今在桃花相映之下，益發美麗可愛。人面桃花相映紅的圖畫，清清楚楚地擺在他眼前，且自己的愛人披他人奪去，滿臉怒容着嫉妒的火燄，眼中要噴出火花來，憤恨不過的向他們看了幾眼走了。回到校中，在那排着二個精美的心形，心中這調出人字形的路來——校中拿來表現人心的種種種着各種的花木，小而可愛的校園中，如梭子般的來回轉着。所有的花卉

在他眼簾中現出愁悶難堪的神情，祇有桃花似乎非常高傲的斜着眼睛在舉棄他。他心中十分地難過，他恨死他的情敵，他只是恨，恨，恨，終歸他怪怨伊不該再愛別人，不應該再愛別的人，不應該把他在伊眼前鮮血淋漓，毫無裝飾的心忘却；可是「愛」在告訴他，致會有這事，愈恨愈慢慢消失，祇是心中不愉快，但不久這事也就忘却了。

「你這首地地一，真得使人生厭的學生裝，不會使伊厭棄嗎？人家都是華麗的西裝。不，伊一定不厭，伊亦是穿的很簡陋樸實的衣裳，伊將更欣賞如她呢！」
你這不修飾的臉兒和外態，不使伊生厭，咒罵嗎？
也不，伊不是明明對同學說，看人不是看

浪人

已失去了青春！
已失去了青春，
這生命的遺產，
那有生趣，
再去做人。

我死去了！
這失去了青春的可憐人，
這肉香的美的世界呀！
已不給我長存。

十七，一，十三於上海江灣。

面兒的漂亮不漂亮，是要心兒的真誠不？就是愛情也是如此！
他的疑慮，他卻給他解了，消使他受了大地感觸，於是他更誠懇的懇懇的揮着他的赤心獻在他的眼前，因此他們之愛更進了一層。伊那華麗的衣服，配稱他那天生的麗質，更顯得，更可愛，可動人了。近來他穿的很好，如同大仙忽然降臨，一般凡夫都怔怔的向後退避他一樣。哄動了全校。「我們的Queen，校中的Queen……天仙！天仙！」起初，他驚訝得很！「伊傾慕了時髦嗎？他這些衣服怎樣來的？」他十分懷疑伊這次的舉動。他們相遇的次數日少一日了。當他們遇着時，已非以前的快樂情形；伊祇是向他微笑，帶着很羞澀

的情態。以後他只是留他一眼，表現出很怕他的樣子，後來他裝着不看見，連睬都不睬他了。他心中早知事已不妙，只是說不出話來！
「啊！甚麼？伊……伊怎麼了？伊是不愛我了，並且還恨我呢！」他昏昏沉沉地疑是做梦，心中終是一塊疑團佔據住。

「那歌子還有安想呢！白白地與他戀愛一場！至今，哈哈！懶懶想想吃天鵝肉！」蜜士！「伊的新愛是某教授兄弟，你知道嗎？哈哈！」呵呵！某教授？他是一個豪紳地主，當真正革命勢力盤踞他們的家鄉時，他是在打倒，甚至於「的列次，使他不能回里，在某埠躲避。他就是這個人！有的是田，錢！伊是他的同鄉，家庭非常清苦，伊來到這里讀書，是他的扶助。伊的處境心很大，看見教授整箱子雪白的東西和他兄弟誘人的裝飾，心裏怎不有所動呢？又怎麼不懷棄他呢？」

「伊不愛我了，心目中也沒有我了！」他不覺的叫出來，又獨自思忖：
伊為甚麼不愛我？難道以前伊是不愛我嗎？不，不！以前我們的確是互愛者，在靈語的時辰，兩人都表白了心。莫非是我配愛伊嗎？我那一方面的條件沒有具全，性情？學問？不是，不是！金錢？金錢！對了，對了我身上沒有華麗的外套，然而帶，絲襪，光亮的皮鞋，香水，花手巾……是沒有錢！不能供給他的用，做衣裳，住旅館，兜風，大菜……沒有錢！沒有錢！啊啊！這個條件我沒有！對！我是缺乏錢。

悲痛的失戀那晚，與那次深夜的回憶，月兒還是一般的皎潔，其他的物段仍然是一般的。二。祇是蓋上了一層淡灰色的悲哀。腦海裡再也不會掀起回憶的波浪！
他把伊恨死，恨伊為甚麼會被虛榮裝住了真心。為何敵不過金錢的權感！把自己的身價者的低賤，人格墮落，養成被人播弄的玩物，唉！女子是不可思議的啊！
「愛美！……非金錢不行，現在的社會是如此！」他想着伊在道上的答覆他。

他醒了，從夢中醒過來了，
現在的社會，處處都是金錢在作怪！唉！一切的一切都建於經濟上面！連神聖的「愛」也逃不出來！這組織不完善的社會，非把他破壞，重新建設一個新社會不可！
他捲入愛的旋渦中，原是游蕩得到精神上的安慰，現在反更加煩悶，痛苦！愛的滋味是這樣的甜而苦！苦人的愛！愛的苦人！
一七，一，十九於浦東。

一七，一，十九於浦東。